上海市体育局与银行携手，助复工复产的中小企业破解融资难题

“定心丸”令体育企业更添信心

■本报记者 谷苗

“有了这笔300万元的贷款，我们应该很快就能走出困境，对未来收复失地有了更多信心。”上周五，在自己的办公室与上门服务的中国银行工作人员完成对接，上海瑞宇健身休闲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伟松了口气。

随着国内新冠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申城体育企业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纷纷加快了复工复产的步伐，但对于像瑞宇健身这样的中小企业而言，走出疫情下的“寒冬”，资金周转困难仍是当下最主要的“痛点”。

为此，上海市体育局与多家金融机构合作，针对体育制造、体育贸易和体育服务三个领域内的中小企业，打造专属金融服务产品，以更便捷的流程、更精准的服务、更优惠的成本，帮助体育企业破解融资难题，送上复工复产的“定心丸”。

洛克公园篮球场全面开放，市民重回篮球场运动健身。 本报记者 陈龙摄

“主播”线上答疑，个性化方案三天出炉

瑞宇健身与中国银行的“缘分”，结于上周三举行的一场线上专场对接会。为减少疫情期间企业与银行往来不便，提升沟通互动效率，中行上海市分行搭建起“云贷款”平台。上海市体育局则从前期调研征集的200余家企业中，选出第一批30余家急需信贷服务的中小企业线上参会。通过互联网，银行专业人员化身“主播”，介绍为体育产业量身定制的金融服务产品，“面对面”为企业答疑解惑。

正是在对接会上了解到相关信息，陈伟通过扫码在线填写资料，当即获得了300万元的预授信额度。短短两天后，也就是上周五，中行的工作人员上门对接，一对一提供个性化的授信方案设计。“在详细了解瑞宇健身旗下三家分公司不同的经营模式和贷款用途后，我们通过了300万元的授信额度，并制定了差异化的授信方案，包括通过网银就能提款的随借随还在线贷款，以及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保证金开银票等，满足企业多元化的资金需求。”中行工作人员介绍说，针对疫情开通的优先服务通道，进一步缩减了业务办理时间，贷款审批通常三至五天即可完成。

“疫情发生后，公司线下业务几乎归零，四家门店的租金和103名员工的工资还得照付。线上销售虽然客单增多，但受到物流影响，导致库存积压。”陈伟坦言，预计4月初即可到账的这笔贷款，对解决公司目前资金短缺的问题无疑是雪中送炭。“资金短缺是暂时的，正在这个时间点，政府部门的反应速度非常快，这对我们很重要。”

提额度降利率，最大程度解燃眉之急

服务提速的同时，为体育企业定制的金融产品，也通过提升信贷额度和提供优惠利率，切实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

“疫情对我们造成了较大冲击，如果现金流断掉，生存都是问题。今年2月，我们非常迷惘和彷徨，公司销售额出现整体断崖式下滑，同比下跌超过七成。”作为一家主营高尔夫产品的体育贸易类企业，上海绿梦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获得了中国银行“中银健体贷”发放的首笔贷款，董事长崔金石感慨道，“在最困难的时候，中国银行在市体育局的推荐下主动联系我们，了解我们在疫情期间的经营情况，向我们伸出了援手。”

从申请、审批到放款，短时间内获得300万元贷款支持，崔金石连声感谢政府部门和银行为公司解了燃眉之急。“处在煎熬状态时，特别担心银行会根据公司当时的经营状况不再续贷。”他坦言，“没想到银行反而给了我们更多额度的支持，将200万元的信贷额度提升至300万元，利率优惠力度也很大，比之前的贷款都要低。这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体育局和银行的帮助，非常感激。”

平稳度过“危机”，充满信心拥抱新商机

定制金融服务的有力支撑，为困境中的中小型体育企业增添了度过“危机”的底气，也为加速复工复产注入一针“强心剂”。

“利好政策出台，公司现金流没有断，销售额已较2月有了明显增长。复工期间，这对于我们中小企业而言，信心上有极大的提升。”崔金石表示，在获得300万元贷款支持后，公司现金压力大大缓解，“困难时期平稳度过，同事们看在眼里，都很放心。解决了资金周转的问题，我们将加紧采购春夏新款产品，继续发展公司业务。”

尽管银行放款还要等上几天，吃下“定心丸”的陈伟，也已开始放眼未来、主动求变，积极拥抱疫情“危机”下催生出的新商机。“受疫情影响，居家健身需求大增。传统家用健身产品以跑步机、椭圆机为主，但通过疫情期间发现，市民其实有力量健身需求，希望在家也能‘撸铁’。”陈伟透露，相比去年，瑞宇健身一季度的线上销售额从3000万元大幅提升至5000万元，电商平台的订单源源不断，但因为疫情期间经营成本增加，导致盈利反而下降。“未来我们会调整盈利模式和工作重点，把更多精力转移至线上，目前已着手新产品的研发。其实公司的经营情况还是比较健康的，只是特殊情况下资金周转遇到困难。有了贷款的支持，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据统计，上海1.6万余家体育企业单位中，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目前，除体育教育培训类、体育竞赛表演类等受疫情影响较重的企业外，健身休闲类、体育用品销售类等企业已逐渐复苏。“经调研，‘开源节流’减轻成本和复工复产是体育企业关注的两大问题。”上海市体育局规划产业（法规）处副处长余诗平表示，为最大限度减轻疫情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市体育局出台了12项政策支持企业平稳发展，包括加强金融信贷支持、减免场馆租金、补贴办赛费用等。“加强金融信贷支持是帮企业‘开源’的重点。希望切实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为复工复产复市提供金融助力。”

孙杨上诉期限因疫情顺延

本报讯（记者**吴雨伦**）距离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宣布孙杨遭禁赛8年已过去一个月，当外界纷纷关心孙杨是否已在申诉期内提起上诉时，孙杨律师张起淮3月29日正式对外发声，“瑞士已经于一周多前实施了紧急状态法，包括联邦最高法院在内的法律机构无法按照正常日程进行工作。瑞士联邦法院已宣布，中止所有民事和行政程序时限的截止日期。”

2月28日，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公布“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诉孙杨和国际泳联听证会”判决书，宣布孙杨遭禁赛8年，但这并非最终结果。根据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规定，如果孙杨对本次裁决结果不满，可于30天内就非常有限范围内的原因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因此外界普遍认为3月29日是孙杨上诉的截止日期。

然而随着疫情蔓延，欧洲各国法院陆续发布通知，除少数重要或紧急案件外，大部分诉讼案件期限均延后计算。3月16日瑞士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瑞士联邦最高法院于3月25日发布通告中止所有民事和行政程序时限的截止日期，孙杨的上诉期限因此顺延，专业人士预计或延后至4月底甚至5月。

2018年9月4日，孙杨在世界反兴奋剂组织（WADA）安排的飞行药检期间，与国际兴奋剂检查管理公司（IDTM）的工作人员发生冲突毁掉样本瓶。当年11月，国际泳联就该案在举行长达13个小时的听证会，并于次年裁决WADA的检测不具备法律效力，孙杨得以参加2019年世锦赛。

2019年3月，WADA正式向CAS诉讼孙杨。当年11月，CAS在瑞士举行近12小时的公开听证会，审理WADA对孙杨和国际泳联的上诉，并于今年2月判决孙杨禁赛8年。得知判决结果后，孙杨曾表示，将委托律师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但此后孙杨方面一直保持沉默，如今延期给了孙杨方面更多的准备时间。

中国女冰两位球员确诊

入境前在美参赛训练，均无大碍

本报讯（记者**谢笑添**）中国冰球协会昨日发布通报，中国女子冰球队中有两名球员确诊新冠肺炎，已转入北京市疾控中心安排的专门医院进行治疗。据悉，两位感染球员均为轻症，目前状态良好，而队中其余选手则继续隔离，并将进一步接受医学观察。

为备战原定于本月下旬在波兰卡托维兹举行的女子冰球世锦赛，中国女子冰球集训队此前曾在美国训练，并参加了2月14日至18日举行的华盛顿挑战杯冰球比赛。原本，队伍计划直接从美国前往波兰参加世锦赛，但由于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暴发，国际冰球联合会在本月7日发布声明，取消3月举行的所有组别冰球世锦赛，其中就包括了中国女子冰球队本该参加的世锦赛甲组B组比赛。

与此同时，随着美国新冠疫情形势愈发严峻，中国女子冰球队一行11人不得不结束在美训练，临时更改行程回国。队员们所乘坐的航班于3月13日抵达北京，所有成员在入境接受体温检测时均结果正常，随即在第一时间按照要求进行封闭隔离医学观察。持续14天的观察期过去后，中国女子冰球队一行接受核酸检测，两名队员结果呈阳性，被确诊为新冠肺炎。

此前，中国重剑队三位运动员也有类似遭遇。因国际剑联取消了包括最后一站奥运资格赛在内的多场比赛，原本一直在海外征战的中国重剑队在参加了于匈牙利举行的世界杯大奖赛后，于本月16日启程回国。入境检测时，三位运动员的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确诊新冠肺炎。不过与如今中国女子冰球队两位确诊队员一样，这三位选手同样只是轻症，并无大碍。

即开型体彩新票上市

本报讯 即开型体育彩票“顶呱刮”近日又有新票上市——头奖高达100万元的“新速度新高度”火箭版，用特殊的方式与国人一同见证中国航天的“新高度”。

“新速度新高度”火箭版单票面值30元，票面采用竖版设计，展现了火箭点火升空的壮丽时刻，科技感、现代感、未来感跃然纸上。

“新速度新高度”火箭版采用“找金额符号与数字匹配”的组合玩法，单票共有29次中奖机会，设10个奖级，奖金从30元到100万元不等。具体游戏规则为：游戏一玩法，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金额标志，即中得该金额；游戏二玩法，刮开覆盖膜，如果购彩者的号码中任意一个号码与中奖号码之一相同，即中得该号码下方所示的奖金金额。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购彩者每一次购买“顶呱刮”的同时，也完成了一次随手微公益的善举。“新速度新高度”彩票背面右上角，印有“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6元”的字样，即购彩者每购买一张“新速度新高度”，将有6元成为体彩公益金，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 （文彬）

近半数外援短期内无法归队，完成赛季至少需要50个比赛日

开幕遥遥无期 中超面临难题

■本报记者 陈海翔

3月27日23点49分，一架庞巴迪环球6000型公务机顺利降落在浦东国际机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坐在这架飞机上的奥斯卡、胡尔克和洛佩斯是幸运的，因为只要再晚上那么十几分钟，他们就将因为外交部“暂时停止持有效中国签证、居留许可的外国人入境”的规定而被拒绝入境，因此早就预定好行程的三名外援当时一定在庆幸这趟压哨入境之旅。

但当入境新规在3月28日零点生效后，依然有近半数的中超外援（33人）和四名球队主帅没能完成入境，因此中超联赛预期中的开幕已成为难题。原因很简单：在入境政策恢复前，中国足协如果想要开启中超，那么无论执行既定的外援政策，还是新设特殊条款，都将引发巨大争议；而在入境政策恢复后，中超球队想要完整地完成赛季也需要至少六个月的时间，这意味着留给足协的时间已不多了。

各队外援到队情况各不相同

虽然各家中超俱乐部近期都开始召唤外援们归队，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像上港队三名巴西外援那样用昂贵的包机费换来压哨入境的好运气。入境限制后，仅石家庄永昌、天津天海和大连人队三队的所有外援都已返回国内，与此相对应的则是青岛黄海、江苏苏宁和重庆队，三队目前均没有一名外援来得及赶回。中超排名前列的球队中，外援归队情况各不相同：上海上港队情况最好，除奥地利国脚阿瑙托维奇外，其余所有外援都已归队；北京国安和广州恒大均只有一名韩国外援归队，其余包括奥古斯托、塔利斯卡、保利尼奥在内的强力外援都还没到位；山东鲁能方面已经有两名外援费莱尼和莫伊塞斯归队，不过前者确诊感染新冠。此外，尚未回到国内的四名外籍主教练分别是热内西奥（北京国安）、奥拉罗尤（江苏苏宁）、施蒂利克（天津泰达）和胡安·利略（青岛黄海）。

值得一提的是，在入境新规中提到了两条例外，其一是“持外交、公务、礼遇、C字签证入境不受影响（C字签证为发给来华执行乘务、航空、航运任务的外籍国际列车员、机组人员和海员）”，另一条则是“外国人如来华从事必要的经贸、科技等活动，以及出于紧急人道主义需要，可向中国驻外使领馆申办签证”。其中前一条显然不适合中超联赛中的外籍球员，至于后一条目前也已经被证实无法使用。据悉，在新规出台后多家俱乐部向中国足协询问是否可以利用后一条规则来帮助外援重新办理签证，但得到的回答均为否定，于是这些俱乐部已经通知外援、外教暂缓返回国内。

6月底将是中超最晚开幕时间

在中国足协此前制定的多套2020赛季中超联赛开赛方案中，最早的在4月，最晚的则是7月，伴随着入境限制的突然到来，其中的多套早于5月的方案基本被推翻。毕竟目前新冠疫情仍在欧美蔓延，至少要等到拐点出现，才有可能预判相关部门重新开放外国人入境的时间点。

在各队外援归来状况参差不齐的大背景下，中国足协目前其实只剩下了两个选择。其一是无视外援，以全华班的方式开启2020赛季中超联赛，但这必然将遭到俱乐部和赞助商两方面的强烈抵制，包括上港、大连人和升班马石家庄永昌等外援回归情况不错的俱乐部均不会答应。而缺少了外援，将使得中超的精彩程度大幅下滑，还将引发赞助商和球迷的质疑。

此外，足协剩下的选择就是等待重新开放外国人入境，但这也存在最后截止时间。中超联赛全年共30轮，此外加上6至10轮的亚冠联赛、六轮足协杯（中超球队从三十二强起参加）及四个世预赛四十强赛比赛日，这样一来，中超球队要完整地完成2020赛季将需要50个比赛日。以全部一周双赛来计算，就是足足25周、六个月左右的时间。有了这样一个预期，事情就会简单一些，2020赛季中超如果希望在年底前结束，那么最晚必须在6月底开赛；如果要在11月底之前结束，就必须在5月底之前开赛。值得一提的是，持续六个月的一周双赛必然会给球员的健康带来极大损害，因此中国足协其实还有着取消足协杯从而多出六个比赛日给球队休整的选项。

中超新军青岛黄海坚持封闭训练。 视觉中国

尤文图斯因疫情临时降薪

本报讯（记者**吴雨伦**）受新冠疫情在欧洲持续蔓延的影响，欧洲五大联赛均已停摆，这对各大俱乐部的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俱乐部因此纷纷开始自救。当地时间3月28日，意甲球队尤文图斯发布公告称，俱乐部已经与一线队球员、教练经过协商后达成降薪协议。

尤文图斯在公告中表示，鉴于目前全球卫生的紧急状况阻止了体育赛事正常开展，俱乐部与一线队的球员和教练达成了关于缩减本赛季剩余部分薪酬的协议。俱乐部将减少一线队球员和教练今年3月至6月的薪水，预计将为球队节省约9000万欧元。

据《米兰体育报》报道，尤文图斯的布冯、博努奇和基耶里尼在这次降薪活动中居功至伟，由于球队管理层与球员处于隔离状态，无法面对面就此商讨，这三位俱乐部元老级人物在这段时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表率作用。尤文图斯在公告中表示，俱乐部会在未来几周内根据现行条款与球员和教练各自达成最终的个人协议。如果本赛季联赛重启，那么俱乐部将与一线队成员再次协商，届时将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补偿。

据意甲联盟此前估算，如果意甲联赛本赛季提前结束，各大俱乐部在门票、电视转播权和赞助活动等诸多方面都面临巨额损失，20家俱乐部直接损失高达7.2亿欧元。根据《米兰体育报》统计，本赛季薪资总支出达2.94亿欧元的卫冕冠军尤文图斯，是意甲工资支出最高的俱乐部，而且意甲最高薪球员排名前11名球员中，除卢卡库之外，其余10名球员都来自尤文图斯。在艰难的局势下，尤文图斯所有球员同意降薪，也体现了他们与球队共渡难关的决心。因此俱乐部在公告中也对愿意接受减薪政策、与俱乐部共进退的一线队的教练、球员表达了感谢，“感谢每个人在俱乐部困难时刻所作出的承诺。”